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張之洞題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卷二十四

答劉毅齋

庚辰

頃接惠函具領勝籌詳審進兵之路言之了然惟其中
有與鄙意未盡協者應詳陳奉商以憑核奏謹條
列左方伏希察覽

冰嶺崎嶇險阻兵行至艱轉饋難繼本非用兵正道
弟初意頗以出奇制勝爲是故有由阿克蘇烏什兩
路進兵之說茲接尊函始悉烏什冰嶺一路實不可
行自應卽作罷論惟阿克蘇一路據朗齋疊函所稱
似尙非不可進步但須開鑿平治以利師行而龍魁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十四

一

潘時策所繪地圖大致亦似與新疆識略所載相合
觀於伊犁商貨取道此間從前絡繹不絕是此路尙
可行兵由阿克蘇踰冰嶺至伊犁河邊一千二百五
十里尙有臺站春融平治復故似尙非難已咨詢朗
帥矣尊意庫爾勒有路可由瑪納斯西湖徑達伊犁
是卽成衮札布乾隆時過兵之路見在黃長周黃玉
林亦曾由喀喇沙爾西北查勘路徑據稱由哈密齊
哈口行山澗中有路可通西湖精河揣度尊意似卽
指此路言之惟乾隆中將軍成衮札布舒赫德等由
喀喇沙爾赴伊犁是否繞由西湖精河抑由山澗沃



博孟取道西北行直指伊犁無從詳悉大約由庫爾勒喀喇沙爾取道赴伊犁是循開都河上源行走過嶺而西亦可與阿克蘇循特克斯河之路相合惟路徑迂遠不如阿克蘇直捷若更擬繞由西湖精河則迂遠尤甚殊不相宜應作罷論

來函近日回疆商販之往伊犁大半繞道邊外未審

係由邊外何路希卽示知商販旣可由邊外繞道官

軍自可由此覓路前進希并留意

查道光年間那彥成德英阿等遵

旨覆陳伊犁至烏什十七站約千二百里俱有水草

人馬可行較冰嶺一路稍平爲北路換防捷徑茲月

覽鈔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二

來示進兵以後南北兩路防剿均爲緊要諸軍宜各自爲戰各自爲守彼此斷難兼顧此一定之理弟所擬於換防外別爲增竈計者意正如此西四城幅員遼濶路徑紛歧一經用兵卽爲前敵進戰旣未可孟浪圖功留後諸營亦防疎虞債事應另揀文武兼資威望素著大員與以可戰可守之兵前來填紮兼辦善後諸事具紉籌策精詳無微弗喻惟就現在局勢言之則實無以應如文武兼資威望素著之選代有幾人卽弟自咸豐十年出典軍事至今幕佐賢能卓然有所樹立者曾有幾人尙難盡滿人口同時曾胡

諸公極意蒐拔號稱人才淵藪究竟事功顯燦世無遺議者亦難多覲此外固無暇具論矣見如周渭臣器局闊遠曾著偉伐亦由弟薦拔而起然西征大將能勝任愉快與否試問之渭臣恐亦有難以自信者其它可知夫人之才識由歷練而生語云熟能生巧今以驟未涉手之人令其獨樹一幟率素不相習之將卒與狡虜相嘗試此固古今名將所難而乃過望之渭臣責以征黔平苗之烈庸有幸乎至於關內將卒除汰撤外存者多以久防而損銳氣故調省挑練汰補如額資遣出關改坐糧爲行糧添置軍裝隊騾

所費不貲而內地兵制未復又不能不畱客軍以資鎮壓合此數者亦不能多所派撥頻年催餉之疏盈篇屢牘總署戶部亦極盡心力而各省關衷如充耳莫可如何上年欠解之數

專指新餉而言

又二百數十萬兩

關內外積欠三百數十萬從前挑練可戰可守之兵亦難集事只盼伊犁珠還別爲布置或尙可逐漸清理以冀復原此見時未能預議者將來伊犁底定大纛北行南路自當別有布置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似當於尊部中妙簡文武以資熟手屆時仍煩擘畫弟如在事亦當竭慮盡忠以佐遠謀

不敢有所諉謝想高明亦能諒之至俄雖國大兵強而土曠人少究難與中國并論頻年黷武不已仇衅四結英德各雄邦均不義其所爲土耳其一役勉以和議敷衍了局而衅端仍在彼此相猜近復與奧亞里加構兵法助俄而德助亞弟有所聞函託楊石泉無意中向德國人夏克在蘭州織呢局詢探一切據夏克云已得有家信亦如是云云奧爲德之屬國故德不肯坐視彼方務於西又肇衅於東似亦難逞其毒近日附近伊犁各部苦其征斂橫暴頗有急盼大兵之意昨得金和甫信云伊犁俄官又有催征本年錢糧之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一十四

四

說如此則各部之解體更可知矣我惟於時整軍經武慎以圖之取回伊犁索取通逆均中國應辦之事崇使前議已成廢紙師直爲壯我本有詞游牧各部落自無助其爲暴者機與勢固有可乘也見擬進規伊犁右路以卓勝軍嚴扼精河杜其東出之路中路以嵩武軍馬步由阿克蘇前進直取大城檄黃長周劉見榮等馬步數營銜尾而進貴部詳察路徑能按那彥成德英阿所奏昔時北路換防官兵往來捷徑取道冰嶺之西越布魯特游牧地七站以指伊犁似於局勢尙無不合惟精河一路恐尙須由哈密分營

助防嵩武僅十二營且不足數如全軍選銳前進尙須撥易開俊等馬步代防後路賈部如取道布魯特

七站

由此路挑足精銳三數千已足後路當不空虛

以抵伊犁則聲威甚盛

合力并規當操勝算儻此路雖避冰嶺之險而轉運仍難暢達或卽屯兵北界以張采入俄境之勢令俄不敢以大隊進援伊犁俾嵩武及各營馬步得次第攻拔各壘收復各部迅速蕝役是免卻多少勞費而克集大勛并足潛弭隱患厥績光於史牒矣至師期必在伊犁收穫之後可免運饋之勞給價收買嚴禁擾累俄兵限期回國漢回投誠就撫仍准入關安插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五

土回凶惡者聞已遷入俄界其良懦者仍准復爲王民蠲除俄人苛征重斂似亦可相安無事閣下高瞻遠矚卓識閎猷視弟紙上談兵尤有確鑿不易之論願得聆其詳焉明以告我乃至幸也此間尙未接奉明旨大約總署必俟閣部九卿翰詹科道議上始以入告見距師期尙遠正可商量卽奉 旨以後尙有先之議論一層亦不至過於迫促且由湘選募各營亦必俟夏盡秋初始可到喀什取齊也

答楊石泉

毅齋得尊書後疑團始釋未免見事之晚孟威當時

不贊一詞亦殊憤憤方當聞雞起舞之時弟於二三
豪俊何心計較亦只有共相助勉努力報國而已
曾栗誠有信託向毅齋借錢聞亦由家有病人缺資
調理之故毅齋所處本非寬餘揮霍之舉難乎爲繼
劫剛又出使遠洋無從設措栗誠景狀之窘可知弟
查去冬炭敬託徐小雲太常用儀分致者尙存三百
兩正可舉贈栗誠以濟其急栗誠本同鄉京官弟應
修餽歲之敬且故人子也謹厚好學弟所素知台端
遣戈什赴蘭接取冢孫計二月初河橋架成穩固乃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六

可成行此孫爲克復孝豐之月所生故命曰豐孫聞
其天性尙厚見能作徑寸字頗有父風故欲見之也
奉二月四日鈞函知 訂謨定命集此遠猶 天定

人誠一怒而安天下無任欣忭慶幸之至俄情雖極
叵測然理勢兩誦無可藉口劫剛出使目擊前轍自
當恪遵 成命與之相持又有償款以饜其求或亦
弭首降心不復思逞但以往迹言之則同治三年甫
經定約次年卽竊據伊犁反復靡常是此次成議而
返邊防終難解嚴必將決勝武力乃有歸束論者每

謂中俄連界萬數千里防不勝防衅端一開邊圉將無甯日固也然獨不聞吳紀陟答曹丕之語乎人之周身應防護者亦只數處就目前局勢言之除新疆諸邊外布倫托海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庫倫黑龍江受呼等處皆竄蹤所必防欲爲固圉之謀必當嚴兵固守至購運糧料塞上最艱已爲定論然宗棠頻年籌辦關外糧運由烏科採買至巴里坤者千餘萬斤軍食亦賴以濟若烏科本境採運所節勞費奚翅十倍於此此又不待言者也至泰西各國惟法附俄餘皆離邊俄近與奧亞里加搆兵德助奧以拒俄衅端

方始其立意通藏之俄官尼爲藏所拒同行十三人聞已止其半折回西甯又欲赴貴德游歷蓋欲自諱其窮途耳威妥瑪坐觀成敗所言固無足聽其述喀什噶爾葉爾羌所言官軍可恨之事約有兩端或由該兩城舊設阿奇木伯克等不甘廢黜者所造亦未可知惟既有所聞自宜申徹以防未然已切致毅齋矣所欲詳陳者具之疏中謹錄稿奉覽伏乞鈞照

答楊石泉

蓮花池側種桑千餘東校場河塢及節園隙地均可植之尊處所留桑秧宜盡數分種將來種莖接枝壓

條均可取給於此十年之後可衣被隴中矣幸何如
之此間於清明日分栽數百株急令匠師出關分種
玉門安西敦煌吐魯番阿克蘇諸處細察根條尙含
生意或不至無成移浙之桑種於西域古今美利非
書愚孰與圖成者吾曹勉爲十稔之留可耳一笑春
日和淑宜人園蔬甫有出土者樹葉含青欲吐乃一
夜寒風竟日雪厚兩寸許簷滴且冰欲盼青青入口
不可得矣移封於此故不如歸卧故園之得也

答陶少雲

得去冬手書具悉近狀之詳良用爲慰外孫輩讀書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八

日益長進但當潛心經籍壹意追希古人勿染流俗
習氣爲望至成就大小未可預定亦在其各自樹立
科名固未足言也長沙士人好學立品者當引爲朋
友日相切磋其輕佻詭薄者不可與近子弟二十以
後取友必端乃期有益王氏客座私祝當常懸諸心
目也僕早歲志大言大於時賢所爲多所不屑先師
蔗農先生曾以詩誦之謂開口能談天下事讀書深
抱古人情雖語重未可苟然至今回憶深歎師言期
望之殷非常情可比來書述癸巳燕臺舊句於置省
開屯時務已預及之五十年間志願到今尙行之不

盡而當時相與商榷之友朋無一存者矣道光朝講經世之學者推默深與定庵實則龔博而不精不如魏之切實而有條理近料理新疆諸務益歎魏子所見之偉爲不可及海國圖志一書尤足稱也堦盍取而覽之新疆改設郡縣龔議多不可行蓋未嘗親歷其境不習知山川條列故所擬建置大略多舛錯惟如今制邊腹不分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求其長治久安必不可得定庵之議固不磨矣

答江芑生

頃由周苻農閣學處寄到惠函藉悉峴莊制軍已爲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九

加捐知府弁藉便差驗看引 見赴都殊爲慰意長

安居大不易旅費維艱屬分廉餘聊實行橐僕存京之款適已用完茲託沈吉田廉訪於廉項內劃提四百金由票號速滙京師存徐小雲太常處候姪取用希往領取料理歸裝以免久滯邸寓至令兄則素昧平生音問疏闊達川令叔又屢典名藩餘粟餘財自能分潤無須由僕代謀因憶忠烈寒苦起家由捍禦桑梓勞績得官秀水縣令名望始高

由曾文正疏薦

家仲氏

景喬先生上書壽陽相國稱爲樸幹之士請薦交賽

公尙阿調營立功追賊入湘已積功保陝西知府嗣

以張石卿中丞奏調赴鄂由道員奏權臬司旋補實
缺并奉幫辦 欽差大臣向公軍務之 命以功擢
皖撫旋殉廬城迹其始則備極憔悴攻苦未嘗生人
之樂其終則勞苦兵間未獲片時優逸論所成就固
爭光日月而超越古今然以世俗之見而言則所處
亦可謂人世之至艱矣姪以忠裔得官應時以先人
志事爲念在家則以忠信篤敬爲先勿開罪於州里
居官則以忠勤報 國爲務勿負疚於神明每當享
受輒思先世淡泊艱苦之境防侈泰因此而生每遇
交游輒思先代嚴憚切磋之人防匪僻由此而近庶
幾尤悔日寡克肖堪稱矣若但知作官享福而已安
知世俗所謂榮者不爲辱世所謂利者不爲害耶

與楊石泉

二十五日行抵安西州計七日程途所歷均是沙磧
人煙闌寂草樹亦稀詢之玉門安西官弁皆云歷係
如斯近自馬四竊踞肅州擄脅焚燒大道兩旁被禍
尤烈故景況蕭條較前倍甚緣馬四踞肅十年安西
無官軍鎮壓地方蹂躪甚於各處而該逆本惠回獵
戶於赤金安西一帶地方往來最熟故誘脅爲多署
牧龔愷才可爲副將尙兆嘉樸廉足取若及時整

理或可望其相與有成弟見擬劃提養廉二千兩飭
令購買種羊發交兵民以收畜牧之利冀流亡盡復
荒地續開尙有可爲也戈壁乏水草不能度地以居
民固也然憑軾觀之亦有不得於心者沙石閒雜中
含潤氣雖無湧見之源泉雨露之滋潤其足以蔭嘉
穀一也蘭州北山秦王川者昔稱五穀不生近則產
糧最多省會民食取給於此老沙新沙翻沙時形爭
訟其明徵也惠回堡池西而北沙磧尙雜石片安西
前後沙灘則石子相間并少塊片疑可仿秦王川法
用植嘉禾就中大小沙堆徧生野草間有蘆葦叢雜
旣產草則必宜禾奚僅宜畜牧不便耕墾乎至沙灘
戈壁雖乏樹木然近水各處亦見榆柳疑下濕之地
皆可種植奚僅宜榆柳不宜蔬果乎凡此皆旬日往
來胸中未能少釋者擬先以畜牧道民而令其漸謀
耕穫庶幾因其所明加以勸相漸合古昔實邊之政
而無其擾也

與楊石泉

古且巴夫婦及首要匪目均已擒斬不至釀成浩劫
地方之幸在事將士勦撫兼施功同一體自應并叨
恩獎請公挈銜具奏爲荷此案隴蜀大局攸關又

應地震之變在事員弁勦撫協宜得以速銷異患本與尋常戰績不同從寬獎敘亦固其所妖孩絕乳卽可了事賊婦自應弁坐預知逆謀同力抗拒及平時稔惡著名者皆不可令其倖免蘭洲苦心分明自能了辦使上年地震之變所應在此則猶不幸之幸耳沈鎮龍署道均凱旋田連考王仁和均功成而退劉辦善後必能盡其所長其始事不慎及橫生議論者旣錄其勞自可不翹其過尊意當以爲然楊馬兩土司於屬番造謠滋事不及覺察所帶土兵復無紀律自應參革惟劉蘭洲遽議改土歸流亦難率准鄙意

或照滇黔舊制改土知州土州判歸漢官管轄尙非不可暫緩圖之此案了結自宜先行馳報以慰宸厪保案容作續摺可耳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端八日行抵哈密因冒熱行戈壁中觸發肝疾醫藥兼旬乃稍痊可於時料理各營南北分馳皆夜行晝伏幸叨福庇均獲無恙俄人近於伊犁增兵防守并纏回陝回合計亦止數千其調守阿來者實止兩千有奇而回兵六百卽在其內土福常駐伊犁聞圖爾齊斯坦總督亦有擬赴伊犁之說其守伊犁者爲議

和計其守阿來者爲防湘軍侵軼計而赴調之俄兵均不能多也毅齋偵得俄國所屬地境去冬天氣奇寒糧石缺乏西國新聞紙從前本有該國內亂之說觀於英人與俄向只腹誹而不出諸口者近求退擺特通商則發於聲而徵於色亦可想見矣俄此次致毅齋文件察其所署瑪玉爾之銜當卽瑪依爾卻不用圖爾齊斯坦總督及七河巡撫銜名瑪依爾一作瑪義爾乃彼中小官向無文件通我地方將帥大僚也所求通商各部皆安集延布魯特已歸附俄國者各部上年寇邊今竟附俄通商自無遽允之理如伊犁收回各部人永爲不侵不叛之臣其可也至英人在阿古柏時已於和闐葉爾羌通商從前道光年間亦曾有由葉和假道販易之案今來意頗恭順自言已呈明 朝廷自未便拒之毅齋答以應俟 朝命似亦有合茲并錄呈覽幸有以教之曾劾剛來文係由上海轉遞而至雖與崇使邵參贊兩次來信較爲迅速然究不如徑由總署發下更爲徑捷宗棠并附一函夾於公文請飭發遞竊計以後遇有機要文件不至沈滯伏候鈞示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六月初三日尊函敬承壹是俄事改議各國欽誦
聖明實無異說其與俄不協者尤爲稱快至重治
使臣俄人引爲大辱外間弁無所聞威使旣奉其君
主之命代爲乞 恩法使亦以爲請則暫從寬議尙
非不可緣崇使雖罪有應得要與改議兩不相干

朝廷法外施仁亦本定案後應有之義也東北防務
從新布置主客勞逸勢旣各殊加意綢繆奚憂外侮
沿海各口岸有可戰之具可戰之人各國市舶埠頭
所在必各顧其私同心敵愾眾星所拱 皇極崇焉

以言保大定功斯有賴矣惟宜應預爲籌策者約有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五

兩端事變靡常局勢之久暫難以懸度則經費宜規
久遠勿徒爲取給一時之計斯免前充後絀之慮一
也用兵宜籌大局水陸數萬里布置固貴周詳然成
敗未可逆睹幹旋補救事在人爲苟因一時利鈍遽
擬改圖則受其弊而未睹其利也俄之爲國地大民
少近因兼并日多兵力不資分布征斂無藝而黷武
不已內亂方興仍勤遠略凡茲數者實具敗徵今不
自量力能乃思一逞於我勝負之機無待著蔡我之
主戰於理於勢均無不宜將來事機順利必有人居
間說合爲之求成許與之間未容絲毫假借界務商

務固未可稍與推移卽附屬部族亦不可任其詭混
否則和議甫成禍胎旋伏苟一日之安而釀異時之
患亦何取也曾劾剛來電聞西塞新有羈俄官殺俄
商兩案而於俄官俄商姓名被殺地址年月概無指
實大約傳聞異詞至邵小村所稱浩罕電報中俄於
浩罕交界接仗俄兵敗回之說自指湘軍上年第四
次大捷而言是役布魯特汗伏誅教裔條勒僅以身
免俄部膽落宗棠上年十一月初一日具奏有案但
不解俄部得報何以如是之遲或因諱敗之故有意
壓閣小村先無所聞耳要之俄事尙無成說邊軍未
奉明文斷無擅違禁令先肇衅端之理至於辯論異
同必不能免儻是非所在稍涉含混正恐貽以話柄
致啟異日爭端又煩口舌也疆場之事嘖有煩言固
無足怪若但以煩言足畏而卽以不言爲得計似無
此辦法據稱俄意在挑衅藉索兵費此自意中必有
之事然索兵費必在勝負未分之後似無勝負未分
先要兵費之理若俄兵越界卽須籌給兵費是中國
不須言戰并不必籌防前使不必議罪新使亦無須
再往矣愚意使臣之選專對爲難矧茲時局紛紜劫
剛所處尤爲不易若必責其成議而返爭勝於口舌

之間竊虞其不逮應否函令於到彼後察看情形如俄意已饜大局已定固爲萬幸若仍一味狡執理喻情遣之俱窮則或推之邊軍疆吏或竟歸覆命亦非不可至威安瑪之請從中調處雖毋庸拒絕卻不必深加聽信致貽後悔鄉里爭訟專盼和事人解紛未有不墮其術中者愚衷祇此伏求訓示不宣

與福餘菴觀察

州屬罌粟應已查拔淨絕何以未據續報如有莠情事希卽據實稟聞以憑核辦緣英國正擬於葉爾羌通商前劉毅齋接印度總督來文求於葉爾羌通

商而總署來信亦有威使告知英國已派正副參贊來葉爾羌喀什噶爾一帶游歷探俄人消息兼察看商情查印度爲廣產鴉片之區茲議通商將先察鴉片能否暢銷以定進止弟已致毅齋銀臺英求通商自不能不允惟必不許夾帶鴉片入境蓋新疆奉令禁販煙土查拔罌粟各屬奉行惟謹不能因通商弛禁如因違禁閉市有礙兩國睦誼殊嫌不值不若防之於始可杜弊端也見查南路入城煙禁尙嚴罌粟不拔自斷若北路能一律辦理則奸販屏迹英人察看商情當亦無所藉口可與子方速圖之其有關營

伍者應卽回明都護軍門一力主持乃期有濟或卽將此函送閱亦可與劉毅齋

本日奉七月初六日 廷旨先鈔送閱弟衰朽餘生本不堪重寄茲復奉 恩諭 陛見并有以備 顧問明文細繹 聖意或恐以衰疾頹唐不宜久勞邊塞曲予矜恤之故旣蒙 天恩寵召自應力疾趨朝擬卽覆陳新疆重任請付明公并約赴哈密一行將要務一切詳細籌商以便接受 欽符其督印應俟到蘭州後交石泉接署兩事均俟奉到 諭旨始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七

可遵行而弟經手事務亦必有兩三月工夫始可料理就緒計入 覲起程當在冬月也閣下前函擬來哈密一晤弟意以數千里長途往返未免太勞阻之茲則不能不力爲勸駕矣譚冠英等四營到此弟畱小憩旬日俟軍裝齊到諏吉西行計九秋始可抵喀什噶爾台旆東徂不能待此軍之到希將西四城防務速爲料理迅卽前來途間遇兩譚亦可當面分付遵辦也弟親兵一營一千二百餘人尙可用此外步營尙有柳鎮泰和周鎮玉堂易鎮玉林 尙有戴宏勝一營擬卽畱此馬隊則李金良畢大才崔偉禹中海馬正國等五

起似皆精壯可用改隸麾下自更歡躍營務支應文案摺奏監印巡捕均可仍舊弟此行旣不需多人惟尊處酌量留用可耳

與徐小雲太常

江芾生竟不永年忠烈遺緒僅賴一孫殊爲黯然弟寄存尊處之款只合留作別用劄剛六月二十四日至俄都懇免重治崇使尙爲得體向後議論界務商務能堅持定見不爲虛聲所動則猶幸耳前月二十四日欽承 恩命來京以備 顧問憶自戊辰秋

陛辭度隴十又三年矣頭白臨邊橫被 恩寵愧無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六

報稱時用惕然何圖 溫旨遐宣俾老臣有生入玉門之幸本應夙駕星趨一覲 天顏稍紓積戀惟伏 繹 諭旨關外軍務督辦需才 命舉所知以資接替比卽馳告毅齋銀臺請來伊吾籌商一切月之四日已恭疏覆陳計九秋初吉可奉 批回不過旬日毅齋亦可馳抵伊吾交替後弟卽料理入關冬仲可抵蘭州交卸督篆事畢遄行由秦晉赴都則程期可計也惟弟頻年衰病侵尋力疾朝 天深虞隕越屆時自當勉力支持以慰 聖意竊念時事多艱義當養痾京寓不可以乞身歸里爲自便之謀 陛見後

再懇開閣缺以閒散長留京師於心稍安耳留京不可無住宅已函致吉田廉訪雋軒方伯於廉項下劃二千兩滙寄尊處乞代買住宅一所擬到京後再飭兒孫挈眷北來一便侍養一便就近課讀應試也能如京官住宅款段即可相安惟宅旁須有隙地可以畦蔬庶有生趣幸畱意焉

與楊石泉

番案想已出奏未見摺稿常爲懸懸肅州劉氏從寬遷徙安插法外之仁劉翼武仍以原資獲選未加咨革遂致若輩復生覬覦弁思還其故土無論遷徙安

左文襄公書牘簡要

卷二十四

七

插本是撫回定章萬無更動且東關沙子壩產業已安漢民又豈有改給回民之理若輩見閣下仁厚宅心又於弟所辦原委未能深悉妄思藉此翻案故不得不詳細批復并飭臬司首府嚴訊備案大局攸關弟以創辦之人處此尤不敢一字含混也 內召應不俟駕毅齋此時計可接到鈔行函件大約九秋之杪可以到此弟於十月初啟行入關在肅須小憩兩日始可回蘭卸篆幸謙從無幾可以速行關內外諸事措置尙周可無轉頭顛墮之慮尙爲意外幸事藩缺必邀另 簡代理似以譚敬甫爲宜新疆諸事照

常安謐俄人似無肇衅之意毅齋朗齋均言俄之越界紮壘放探各兵見均收回彼境似亦不能久駐也察看情形關內外布置已定無須增調營頭尊意擬以周渭臣駐肅爲內外關鍵亦是穩著見在鄧榮佳兩旗駐肅渭臣或卽駐嘉峪續調兩三營交其統領可耳伊犁漢陝各回總是不放心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均有布置儘可無須加拔營頭也蘭城須增馬隊一營弟意卽飭中軍挑選馬兵派人總司訓練聽用尊意以爲何如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辛

奉七月初九日諭函知前案辦結已於初三日具奏奉旨依議比卽遵照出示并馳告錫子猷會印張貼俟其覆到再咨呈備案也西事如常和甫毅齋明齋三軍各就界內屯駐并無進紮之說卽俄兵越界放哨探路亦祇照會俄官與之議論斷不肇衅貽之口實甚如俄兵越界屯駐毅齋亦只據事照會未嘗加以聲色俄官旋將俄兵撤回卡拉康底克地方未會抗辨但亦不給回文已屬毅齋不再理論亦本無須再提耳至英俄通商本題中應有之義英請於葉爾羌通商該處與俄商本無干涉自可照准前信致

毅齋重申鴉片入境之禁免其夾帶入口接其回信已經照辦惟北路查禁未嚴已面飭鎮迪道速爲料理免貽英人話柄福道當卽密告恭都護剴切出示至毅齋照會俄官不許俄屬安集延布魯特等冒稱俄屬通商本無不合緣俄商之隹於喀什噶爾伊犁塔爾巴哈臺貿易係同治三年舊章厥後南疆用兵商路斷絕茲許俄商銷貨本屬創舉若許俄屬附同貿易并四次內犯之俄屬而亦許通商似欠分曉先之議論不致肇衅生端見在俄官亦未以爲口實也頃接朗齋函牘知俄商赴阿克蘇貿易又有數起過

卡候驗一切照常知俄官亦未嘗介意耳朗齋據回商之自伊犁來者聞俄人自言伊犁之事已經說好俄兵把卡者陸續撤回毅齋信稱竊意俄兵在阿來者不久必當撤回亦非無見是西陲兵事將息已露端倪如祇閉目不理聽客所爲恐話柄可免而先以笑柄貽之似爲非策鄙見劾剛此行難有把握疆吏如能持正使臣或尙有憑藉多說幾句硬朗話否則依違遷就在所不免而後此議論紛騰重煩脣舌尤嫌不值也至俄用兵船犯各海口似無其事從前俄船稀由黑海來中國洋面者由泰西各國力扼要津

不得遲耳俄人之與土耳其力戰黑海蓄意亦正在此卒爲英人所持不克遂意今英之君臣方擬爲中俄調處於防護海口埠頭之事自必力籌兼顧但威妥瑪赫德欲借此居功不肯預爲道破耳俄人微露其意各國遂以其虛聲轉相恫喝於是封遼海謀高麗諸說并作大凡居間之人說話不著邊際只圖一時取成不顧日後彼此利害愚見主戰固以自強爲急卽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譬之圍棋敗局中亦非無勝著惟心有恐懼則舉棋不定不勝其耦矣慨自海上用兵以來其始壞於不知洋務之人不知彼左文襄公書牘節要卷二十四

三

已眞實情形僥倖求勝其繼壞於自負深悉洋務之人不顧大局長久下落苟且圖存以致愈辦愈壞無所底止又款與戰本是兩事大計決之朝廷見機宜速然西人狡詐每於倉皇之計乘吾猝不及詳之時危詞迫促以要之鮮不墮其度內則款戰未定之際宜定計於先而從容暇豫出之乃期允協譬猶乘船遇風當用風掉搶時操船者欲張帆必先下帆令舟無欹側乃免遭險若隨風轉腳必有傾覆之虞茲之議論恩遠紛紜無乃類是狂瞽之談并希鈞察

俄人於琿春築城兵船駛進新開河意在圖取吉林句結金匪暫時不及開仗銘將軍不足恃吳清卿於兵事亦少閱歷吉林人心不古殊爲可危鮑春霆二十三營甫由鄂開行雖輪船行海迅速縱能到黑龍江恐未能及吉林之急而東三省水師未聞議及水雷魚雷兩種雖總署信稱已錄海防新論分致各軍究不知有無其事似當軸未嘗視爲要著竊慮事局必無完理或如髮捻之禍瀕經危殆而後卽安亦未可知惟髮捻無和局從中作祟此則以脅和肆其詭謀主和者徒冀倖和局之成苟安目前紓其喘息正

恐愈辦愈壞不知所終極也弟擬於展 覲時陳請以閒散長居京師備 顧問一則步履維艱一則免入軍機被人牽鼻耳正書至此毅齋已到弟接晤之餘體貌豐潤鬚亦清疏大是福相議論平正當重任而有抑然自下之心其爲 國棟夫復何疑接手得人私衷欣愜至弟此行原承 旨以備顧問惟默察時局謀謨諸公但只顧東北一面卽便搶擾不休而寇勢兼注陸路如恰克圖庫倫各處皆宜預爲設防卻似未曾議及近接烏里雅蘇臺咨報九月初三日有俄兵駐紮近邊聲言有二千三百人卽到定於九

月內開仗察看情形北路一帶難免無事如果警報紛馳更增惶駭弟擬調親兵十一哨旌善馬隊五起由涼州取道甯夏歸化城徑達京西預資防剿此支由陸路行走費用雖屬不貲然車駝通行行程徑捷較之蘭州西安由晉趨燕地勢迂繞師行弓背有彼此之殊行資月餉暫須取給陝甘卻亦非多耳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接八月二十七日惠函敬聆所示劫剛來電似和議必不能成布策來華要挾必多兵船到華者不少察看情形實非決之戰勝不成究之言戰本是一條鞭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函

辦法無和議夾雜其中翻覺愈有把握宗棠刻卽起程入關沿途趨行冀可於新正下浣抵都到蘭交卸督篆當再馳函奉告也

與劉毅齋爵帥

聚晤數日揖別登程一思厚誼深情感荷無量時事多艱惟思努力報國方有息肩之日衰庸無狀敢不勉旃麾下爲開世英奇中外引領以俟久矣而鉅任初膺猶常以欲然不自足爲懷異日豐功偉伐必有非前人所及者願更勤修令德俾足開拓萬古爲望俄事非決戰不可連日通盤籌畫無論勝負云何

似非將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中俄之鮮實
由此開卽此次揚言封遼海謀高麗奸謀亦以此爲
根基前因中原多故未遑遠略遂舉此千數百里之
地畀之恭邸曾以入奏謂當時未及細考輿圖悔已
無及見在俄兵之據黑龍江愛呼楚地方其根在此
若由山海關北出一支奇兵襲而取之則俄之根本
已傾再將琿春新營巢穴攻取俄兵乃成無歸之游
騎敵可殲也曾鮑李之軍如能爲此固屬幸甚恐其
意計不足語此其才力不足任此則不能無待於閒
世英奇也此說姑存之胷中俟弟與謨謀諸公言之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五

再爲麾下詳細計議以定進止如此策果行則似宜

由古城取道東行

卽蒙漢商旅
往來之路

較爲徑捷大約張家

口察哈爾古北口一帶乃必經之途請麾下詳細諮

訪爲要餘俟到蘭後再陳

與沈吉田

連日按站行走未遇風雪凡十六日抵赤金碛再兩
日入關一日抵肅州舊壘卽便向臯蘭遣發惟卽督
篆須有數日耽閣一面飭三兒於明年二月隨眷還
南而自挈四兒及長孫隨侍北上聞 兩宮盼待甚
切不能不亟謀展 覲也中俄勝負古今大局所關

以理勢言之如能併力一向則有機可乘無慮不克
但未卜天意何如耳弟廉餘除用去外似無三萬之
多前函所稱或係未剔除交雪巖採買水雷魚雷一
款見擬捐蘭山書院膏火銀一千數百兩吳柳堂贍
家銀千餘兩三兒南歸需付數千兩弟北行盤川需
二三千兩畱京用度除日用飲食外每年三千金當
可敷衍與夫一項可省則省後檔車亦好坐耳弟前
信頗擬寄票號取息資用竟可毋庸

與楊石泉

今日行抵長武風景轉勝士民聚觀歡舞夾道領之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美

而已中丞將軍派迎差弁絡繹而來蓋沿途迎送舊
例尊處差弁戈什謹卽遣歸歲事爭噪未宜久羈亭
墩也俄事似無變動總署久無信至不得其詳喜桂
亭十月吉林來信似吉林人心亦固或者磐石之宗
不至動搖耳蘭州東路種樹架橋開荒除道無不美
備緣午莊蓮池緯堂所布防營員弁兵勇均以勤民
爲急歷時旣久不懈如初故克臻此午莊心精力果
諸所營造尤期久遠部將鄭連拔勤幹明白亦一時
之選蓮池樸實忠勤所種之樹密如木城行列整齊
栽活之樹皆在山坡高阜須澆過三伏乃免枯槁又

不能雜用苦水用力最勤今年暑雨頻霑幸多成活平涼水利明歲必可告成洋匠經訓飭一番頗有振作之意弟屬廖守新河宜展寬宜加開數渠以資容納上流寬緩則下無急流兩利之道也周子巖清直耐苦實不易得午莊所稱平涼東關不應提賃租歸公一節弟到平涼調閱卷宗知係舊案午莊上年十月初曾札過府縣子巖接手照辦并非翻案且所提賃租僅三百餘緡其鋪仍交房主管業招佃亦未爲過至回民不隄於近城地方列肆貿易弟因府縣詳請批准立案蓋防患未然之意亦非子巖特造新議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四

五

也希與午莊言之午莊創建柳湖書院規模宏敞閒架整齊新植嘉樹成林尤稱勝境惟院後暖泉池本弟所鑿以便汲飲而惠行人者其泉不寒不熱亦能治病午莊作書院乃將此池并圈入牆內從此行人不獲沾漑且此泉向本用灌地旱時尤爲急需比諭道府別築院牆畱門便院中汲飲於大路旁開兩門通車輛以便行人汲飲亦希告之午莊勿錯怪道府有意與之立異也

與王若農

臘四拜發摺片計此數日內可奉 批回公浮沈臺

局三十載與弟相終始茲弟雖解兵符而西征一局猶未敢置身事外蓋理勢如此替人有石泉毅齋西事可無顧慮而滬鄂陝三處全局攸關亦人所共知弟抵都亦必爲當軸詳言石泉毅齋之諄諄懇留良非得已并當轉達 朝廷自當見諒耳林穎叔前此陝藩告養徑用慶陽糧臺專奏得請弟未得預聞當時曾貽書見責僅遜謝而已此次赴都曾過陝西亦無一字通候比莅晉藩則詆大部爲錯誤弟爲歧互不知是何心肝公尙以爲有說耶鮑春霆感弟救命之恩而終不能釋然於曾文正最後文正央其援沅

浦而鮑竟悍然不顧託疾言歸此次起用由張之洞奏 朝廷雖知其能戰卻頗以駕馭爲難疑之其實如春霆者不但沅浦不能駕馭卽他人亦不能駕馭不若足其餉需令當一路之爲得計也俄張虛聲爲脅和之計若受其侮弄則事無可爲弟當力持正論與此事相終始并決計終老京師長備 顧問不知其他惟閒散則可入參樞密則勢有不能耳

答譚文卿中丞

辛巳

閩省設局馬尾製造輪船事由弟創議以沈幼丹爲
船政大臣周受三夏小濤爲提調皆由弟奏派一時
在事諸人多樸謹能事之選故此局成而島族均極
稱之惟幼丹去船政後主其事者數易其人未審能
照舊督造否計已造之船已有二十五號閩防次於
浙應卽移閩製以助浙防聞輪船在浙者僅只三號
似應由尊處分別奏咨增調數號以輔陸軍小宋本
係兼轄浙疆亦須兼顧防務不能膜視也巨礮之彈
不能及遠者以重學墜數講究未精之故不能一概
論之如能依其分量用藥而又於火藥力量較看多
少遠近槍藥礮藥固有分別就礮藥而論或能及若
千里或半塗而墜或藥重不能及遠或藥輕
反能及遠須平時演試得其確數臨時方有把握可請
苟巖軍門親臨驗放詳告司礮之人礮手宜多挑能者以備更換宜
厚給糧餉以示鼓勵亦要務也心中
偶有所思拉雜書此奉告

答楊石泉

三月十八日詳覆一函計已達覽朗青蘭洲葦農均
於二月二十一日齊抵張家口長途幸皆平善俄事
雖已了妥而直隸旱潦頻仍興水利與教練旗兵均
畿輔急務已具奏請旨允行俟商之醇邸及順天

直隸諸當事方能次第興辦初十夜子刻得官報
慈安皇太后於是夜戌正病危比戴星奔往則已
升遐矣計輟朝甫一日耳 聖德感人至深宮府臣
僚悲慟罔極殯殮時及 梓宮升壽甯殿哭臨雨泣
不期而然目覩 冲聖奠醴 几筵尤不禁哀從中
來不可抑按也幸 禮聖漸就康復王大臣同請臨
朝節哀視事已允照辦然非俟大安不能如常接見
弟隨同瞻覲竊見 聖容憔悴迥異從前時深惴惴
恭邸及當事諸君子倍極誠慎諸所措置衆論翕然
猶爲慰幸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五

二

與胡雪巖

別後適少荃中堂送總署公閱一件係英國善會寄
少荃中堂由少荃譯出者其中字句有無舛誤雖未
可知而其望中國禁煙之切較中國尤甚是彼中善
會之用心極爲難得而英國君臣欲結好中國以期
久遠相安隱衷亦大可見矣照錄一分送覽幸暫祕
之以此件甫到本處尙未宣露也

答沈吉田

摺弁齎到三月二十八日手書謹已閱悉開缺前應
領半廉承允匯寄足徵厚誼陝西甘捐尾款積存有

項尊意與雩軒方伯擬將此數移濟都寓之乏并示
及官私無礙廉惠不傷與者受者均有以自處尤見
用情之摯實倍尋常僕早歲甘於農圃不樂仕進所
求易足無營於外心亦安焉入世卅年漸達素願而
無負於官私始終猶可復接也茲於時事迫促勉點
朝班羈縻鹿以文犧束縛蹉跎奚裨大局而酬應
紛紜徒增私累良可哂矣幸外侮漸平伏慝尙少長
揖歸田自有其會已預擬封存歸途舟車之費曳杖
而還蓋可止則止可速則速衰病餘年尙能自主耳
近時於別敬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例贈者亦概謝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五 三

之匪惟介節自將人已本無二致亦俸外不收果實
義有攸宜至甘捐尾款儲爲闕隴不時之需以公濟
公於事爲合弟已去任不能指爲可取之數若因一
時匱乏遽議及之將人知已知之謂何斷有不可且
此間雖無入款而出款非不可節省蓄用之得過且
過正復無須乎此幸與雩軒方伯道及俾釋念慮
答楊石泉

關隴暘雨以時豐登可卜惟涇源猛漲小有所損益
見平涼支渠修治之功未可緩也新疆舊緒經毅齋
恢闔賡續大有日新月盛之望桑秧不若上次之佳

多留關內或能多所成活阿克蘇所請本少弟意
多發以求速效亦以地頗宜桑之故上年阿局新織
綢緞官府皆詫爲奇竊思與蘭州織皮創舉映美一
時故不俟其請益先爲之所胡雪巖前稱所購之秧
較上次更佳茲承示及皮皺肌枯殊爲失望或者雪
巖以求精而反失之耶織呢局稟似成鏡面呢尙須
駝羊茸毛購到始能開機想已確有把握見有成效
可觀否十年業屨只今猶魂夢不忘近因教練旗兵
之舉議論難合改修水利先從涿州桑乾開浚起手
適劉蘭洲簡授臺灣道應帶所部赴閩而旌善馬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五 四

隊五起全數撤遣同隴從事奮鍤者僅二千有奇未
審能於伏汎前了此一段否直隸順天頭緒至繁而
要處總在桑乾滹沱先於此著意或免神州陸沈之
歎震災應在坤位三月初四夜太白犯月越六日卽
遭 大喪此其徵矣 禧聖五月內可報大安 沖

聖臨御朝覲者均以 聖叡度越古今爲誦餘生卜
見太平可爲慶幸留肅之安集回部衆自可放回沅
浦前月過鄂骸疾少痊至度隴視事恐未有期節園
蔬長能瞭乾見餉俾識故鄉風味亦至幸耳

答楊石泉

摺弁來得手教知四月朔涇源暴漲至廬軫念因擬
停工修治以節勞費立意簡遠非凡所知惟思六府
之修養民之道政典所繫未宜草草西北水性悍濁
不但涇川平涼受患之烈較它處爲最甚者由於幹
流狹急無支渠宣洩以殺其勢故遇漲發則汎濫無
涯涘積潦難消足以害稼前議速開支渠治其上源
者以此何圖肇興工作猝遇此災致從前已成幹渠
一併湮塞益見支渠開濬之工之不可緩也福克所
說大約謂涇源紛雜治之勞而見利少主利之羸縮
而言若從養民之義設想則多開支渠以資宣洩實
事之不可緩者請飭周道廖牧等詳議上陳以定行
止弟去任已久相距甚遙未敢妄參末議尙希諒之
近有請加洋藥土煙稅釐一奏奉 旨頒行各直省
并飭將原摺鈔寄閱看計月杪可達隴中增加稅釐
當收惜費減癮實效與贖刑古義相同如果齊心振
作何事不辦近時泰西各國亦多主此議卽英人之
代我設想者莫不悔流毒之將致報復其明理者且
引爲恥是亦機會之有可乘也至利權以漸收回足
蘇積困而濟時需尤顯而易見與功利之說究有不
同明者當能諒之耳

與鄒岱東直牧

冒筱山來詢悉文從已由保陽赴津門未審前函已否得達秋汎屆臨河流順軌且聞涵洞洗刷益深實爲欣幸惟弟本謀以治上源爲急敝部初到時卽飭駐張家口就近勘驗興工嗣得涿州查牧稟并接李傅相來文遂檄令赴永濟橋興工濟其所急茲值歲役有期意欲仍踵前說將上源施治爲久遠之規憶由津返涿時廣詢方略惟閣下以此爲言與鄙衷不謀而合私懷大慰四座共聞茲仍思一踐前言冀成永利惟盼速來都寓詳爲商推弟分朗青一營移駐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五

六

營作雇石工分段承修似可就緒朗青見因加築隄工尙未竣事未便遽議移營希商定後帶涿州書吏康知廕會同筱山先從蘆溝西北步源而上節節測勘將山形水勢分圖估工後乃彙繪一圖貼說註明與土人詳加考訂庶鉅細節目可無遺漏彼此胸有成竹而事無不舉晤時更當罄悉一切其親軍一營卽留備下口工作俟傅相土方估定卽行會辦不至後時耳

答楊石泉

治水一事在 畿甸尤急弟自山西行入直隸經過

平定并陘孟縣獲鹿以達直隸所歷諸州邑境山谷之麓積潦成冰道旁又泥沙沒踝行者顛躓於道人畜皆困憶十四年前率師討捻路途所經光景迥異當時只苦山石犖确而已弟發行資數百金交平定州先鑿南天門一徑此次度嶺險道已成夷塗而所謂四天門者仍如故道過王湖晤衛中丞請其從事於此中丞慨諾卽籌發三萬金次第修治而以直境之工謀之李相則姑漫應之而已弟由正定抵都皆野潦縱橫歲收欠稔除請賑外別無善策李相因防海居天津於西路昏墊情狀難以兼顧而懸汎以防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五

七

守爲務但知於鳩工集料中覓生計倖三汎平安例得獎敘而已它何所知弟來自田間所部親軍又皆農家者流從事隴中關外屯墾於修渠行水諸務尤所諳悉茲助畿疆工役與諸侯兩修成周之義無殊故毅然引爲己任涿州之役均已告成卽直隸十餘年爲之無成且羣疑爲不治者醇邸遣人往閱始歎爲創見地當驛道冠蓋往來有目共覩不待弟軍自爲揄揚而官民歡呼鼓掌朝廷亦停賑貸之例尤其彰明較著者矣若不躬親其役能乎否乎朱子所云居官無避事亦無侵事許魯齋言大臣在君側

而爭聲光此危道也直隸河務向非直隸總督專政
乾隆初怡親王外尙有朱文端孫文定諸公爲之幫
辦方恪敏雖任事最久彼此相與有成未嘗以侵事
爲怨弟援此奏請恭醇兩邸遙領其事 慈聖面諭
遵依李相亦極以爲是蓋事關 畿甸地多王莊不
得以尋常水利視也况爲此於九載績用弗成之後
李相得稍寬責備亦云私幸尙何疑忌之有乎弟自
入 國門以來每聞朋儕許與之談輒遜謝不遑且
以黨附爲戒遇言者指摘樞垣必面陳勿予駁斥以
開言路亦蒙 鑒納前之集矢合肥者今又以弟爲
衆射之的矣至洋務公文向來多取慎密而各國每
先多方窺探得之反脣相稽徒增話柄弟入樞垣力
陳其失以爲不如重門洞開絕去關防爲愈誠以天
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不宜以私慧小智示人不廣
近如鴉片增加稅釐奉 諭通行各省關弟慮外閒
照常咨轉移行必多譌脫議刊行 諭旨原奏并發
以取捷速亦俾外閒知 朝廷事在必行齊心振作
冀可日起有功而主者不察并以非故事尼之未幾
英使威妥瑪乃以申報中照鈔原疏還以告我嗤其
無益弟據實覆之伊乃噤不發聲聞弟病假旋即走

問以致殷勤然則過事關防匪徒無益亦可見也平涼水利冬前或可歲工織呢不以鏡面爲定至羊茸不如洋產之細卻似非眞福克曾言泰西均以甯夏爲貴也此事仍須從容考究毅齊見俄事已定故急謀減竈布魯特等種人本可化弱爲強能得好將領教練馬隊數枝必勝南人耳

答馮展雲

洋藥土煙增加稅釐之舉各省關覆摺到齊有旨令覈酌謹力疾擬加按語仍請交總理衙門會覈具奏請旨通行適合肥相國入都以原議香港委員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五

九

會查洋藥出口入口實數應令威妥瑪預議

亦威意也可

免立異面陳樞邸遂有照辦之

旨威赴滬接眷尙

未回京大約十月內方有成議此事無慮翻覆惟有此波折恐彼輩又將主香港稽徵一說以厚利甘言誘我致攘我利權又釀成畫餅耳擬於銷假後面商樞邸毋墮此奴度內爲幸原擬按語鈔上仍希秘之爲荷

與蜀督丁穉璜宮保

壬午

弟忝領江南政繁任鉅受事以來晝作夜思日不暇給而整頓漕綱一事尤形棘手所有籌擬情形已於

公牘中詳之滇黔各邊既經閣下布署舊貫新猷粲然可覩而大疏所陳滇黔各岸川鹽辦有成效願將借銷引地一律還淮尤微謀 國公忠古今罕有倫比豈惟江海蒼生蒙其福蔭神祇靈爽實鑒斯言惜歷任上座不悉其中曲折自昧機宜至委尊貺於草莽思之良爲心痲上年海波軒然場竈戶丁大罹其厄至於無人報災無戶受賑當事熟視無覩匿不上聞尤爲慘痛弟昨出巡江北周爰諮訪始略聞之見擬加意經營濬築淮海兼籌本補救之微衷規久遠之至計而事同束手莫展一籌謹援前議禱祀求

之伏祈將所辦官督商運本末及運銷款目實數飭承節鈔要略示知俾得稍有把握至行鹽之要首在緝私商運官運均有其弊私中之私官中之私非審察而嚴與杜絕則潛滋暗長患不勝防頗聞川鹽之積存待售者爲數甚夥應如何限期銷盡一面禁斷來源爲釜底抽薪之計謹擬江南復引與川省還引兩事併爲一談邊腹應行事宜凡有干涉兩省利弊者卽會尊銜陳奏以免大部疑慮而蜀吳官商亦得所稟陳免其意見歧出致撓定局傳曰吾兄弟相庇以安厯也可使無吠用意差同先生其許我乎

答劉毅齋爵帥

伊犁僅得一塊荒土各逆相苴以安不料和議如此結局言之腐心新疆改行省冀可長治久安否則邊地多於腹地武官多於文官轉瞬不堪設想文卿和甫諸公只顧目前敷衍完事似無暇謀及久長都人士能深知此事原委者少恐無復議論及之者矣麾下所處頗難惟有靜聽 廷論一法然隨衆畫諾卻似不可弟上年在樞垣曾以伊犁復後必須置省機不可失爲賢王誦之不知仍能記憶否遇有機會或

當補牘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五

十一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卷二十六

答丁穉璜宮保

壬午

復准一案弟處原奏似無不合苟亭中丞於弟鈔摺咨送未到之先遽以入告遂添出一層波折樞垣於原摺未及詳閱先存成見大部又依違其間僅以未能盡善四字了之究亦不知所謂盡善者果何在也濟楚之舉行之垂三十年勢成積重弟所深知鄂恃此爲餉源亦非得已故原奏於荆宜鄖襄五府二州引地未曾敘及商販亦未請票啟運蓋等諸虞芮之田惟川鹽於荆屬監利漫溢而來致淮復遭侵佔則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六

一

引地日蹙勢難默爾而息然原奏亦只有由漸而入之說未敢迫促相將監利屬各處爲川鹽之尾萬戶沱爲川鹽入鄂之首局卡層遞安設需時約計亦在大疏三四年截運之後恐遲暮餘年不及見矣自念報國之日無多故擬藉尊前見在之身稍酬心願非敢以待用孔繁指此爲自肥計惟公當能諒之江南大水隄不沒者僅一寸耳幸極力搶護裏下河得

以無事

與周荇農閣學

莅事已來以治水行鹽爲功課而精神所注則在海

防蓋必治水而後可保民能保江淮以北之民不爲
島人所驅使而後兩江之兵不可勝用島人之勢日
孤官軍日壯彼圍視皆有戒心又兼以頻年貿易不
興攬用重而利息少除鴉片外無不折閱者再歷歲
時折耗多卽門面亦難敷衍其不爲漢口九江之自
閉洋行停帳歇商者幾希彼時復租界而仍歸之我
乃意中事耳保民之道必以養民爲先六府之修以
水利爲亟江淮之間地廣而土沃若能興修溝渠培
厚加廣挑淤濬淺一如隴上新疆治法則水有所歸
早潦有備墾荒成熟外加以桑棉之利則民可自贍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六

二

又可易洋人銀錢以供賦稅彼之末富安能與我之
本富爭彼之濫巧安能與我之食貨比操贏以馭其
絀一轉手而富強且十百於泰西矣

與郭筠仙侍郎

前奉尊函闕然久不報以委遞摺件尙稽附進故茲
於十月五日拜發計數日內可奉 批回但仍發兩
江或徑發湖南則未可知耳高麗事已句當完竣此
乃合肥全集壓卷之作然非諸將謀定後動

吳提軍
長慶膽

識尤 合南北洋全力圖之恐不臻此雲貴改畀岑彥
卿才氣固勝蔭渠而精力正盛足任馳驅興象亦復

豪贍當指揮如意尊論謂南宋識議無足取弟以今日人才衡之似南宋尙勝一籌以彼國勢日蹙邊言長駕遠馭之規茲則金甌無缺策士勇將又足供一時之需乃甘心螻屈一任凌夷如此之極洵有令人難解者矣鹽務漸有轉機部議似亦稍能領會而農田水利一氣呵成蓋得力於閱伍之餘文武畢集士農環侍隨到隨看隨議隨辦故支幹相承上流下接師水之智用士卒之力瞬息改觀也莅事未滿一年而氣象一新較之兵燹之前尙覺遠勝公得毋笑其浮夸否蓋於明正駕扁舟來游同觀厥成也見加飭

道府督率修渠築壩浚淤洩底水待新漲一俟春融再親臨勘驗勒爲一編以爲歲修準的俾江北之民不復食島族之餘而海疆亦可戰可守自強之道其在是乎姑略報一二以慰公餘俟司馬橋酒酣耳熱時一一陳之可耳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上字四百二十一二十二兩號鈞函讀悉壹是俄約議減下等茶稅一事既經尊處復與該國布使分別議論該使將下等茶名函送自應照單查明以期早日定議敝處當卽鈔錄函件轉飭江漢關憚道遵

照詳查一俟該道稟復卽由敝處覈明上達冰案土貨在口改造出口加稅完納一事巴使既未允從則改造一條自當從緩商酌昨奉復函卽行分飭南洋長江各關一體查照又於九月二十四日接到上字四百二十三號鈞函以日本私遣探子曾根俊虎等潛赴吉林及沿海等省地方探聽虛實飭卽查拏等因查日本島邑與中國沿海省分實有相偪之勢該國自改照泰西政令以來購造輪船儲備軍火時有狡焉思啟之謀所幸沿海大吏均能竭力布置尙無罅隙可乘是日人雖百出偵探在我固無妨礙而該

國之居心殊屬叵測自應由地方文武各員隨地盤查能破一二奸宄酌量懲辦則該國伎倆自窮且查該國探子人等私往中國諒無護照其形迹一切亦必難逃洞察各處訪查可無棘手之虞除分札司道密飭所屬文武各員一體遵照不動聲色嚴密查訪隨時稟辦另行咨辦外肅先奉復

與周荇農閣學

衰病餘生壯懷日退所不能遽釋者時事多艱寸衷耿耿耳若論江南治狀尙有微效可徵日久自有旁人說短長弟自不敢陳也金竹圃一病不起其夫人

託人覓婿將依其孤女以老弟聞而哀之屬人作伐
爲第三孫念恂訂婚將來南歸完娶念恂爲大兒第
二子父母早逝孤露堪憐擬完娶後奉其岳母同居
亦可資其照料近又爲第五孫念茲訂李希庵之孫
女以李忠武家世樸厚不染甲第習氣與寒家風味
一般異時或可藉延世澤也歸計已決向平之願可
了卽了不敢攀援富貴人家自討煩惱公得毋笑其
僞乎雲南報銷案如何了結翁潘入樞垣當能持正
固中外所望也

與湘撫下頌臣中丞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六

五

吾湘得福曜泣止百廢具興奸徒斂戢士民感戴其
有涯涘近接在籍龍雲階觀察錫慶來稟知安化哥
老會匪又復煽聚已蒙委員查辦具徵卓見幾先佩
慰何極惟印委如何稟復曾否捕獲首要懲治未能
詳知想新硯淬厲自能除惡務盡福此一方也此種
會匪名色卽四川嚙嚙一種因土俗口語而訛前此
督師直東關隴隨地有匪徒煽聚捕得著名老冒大
五老么等立斬以徇新入餘黨飭令將山堂鄉水號
片繳呈勿論責令再有違犯卽一律重懲此風亦漸
形斂戢可見畏死貪生雖兇頑積匪亦同此情也尙

望隨案批飭從嚴懲辦提撕警覺防患未形爲禱湘鄂爲長江上游甚盼地方安謐藉固吾圉鄂中上座祇知爭川鹽之利置地方於不顧兵民隱慝潛滋上達天聽雪琴宮保前往查辦是否弭患未然尙未可知衰軀舊恙侵尋無能爲役前此陳情乞退蒙聖慈寬假休沐之期終慮案牘勞形冬春增劇行當據實再陳耳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 上字四百二十四二十五兩號鈞函敬領壹是在口改造土貨及機器紡織綢緞等事并美商湊集紡紗公司各節除將先令劄飭停止及各國領事往返照會另文咨呈備覈外竊維改造土貨流弊甚多所以各省各關皆不謂然且約章原只說工作不能將工作兩字卽指爲改造之據各國通商必須商民彼此相安方期獲益若用機器紡製綢緞紗纈盡奪華民謀生之路華民失業何能心甘卽令洋商勉強行之官司極力開導終不能無事其理甚明巴大臣是明悟人試平心設想自當廢然思返矣上海紡紗公司一事查由內地商夥王克明俞少山代爲招股宗棠有所聞卽藉王克明遠年舊案札飭江海關邵道

嚴拏解省訊辦美商因邀約各國領事投遞照會宗
棠據理辯駁仍飭王克明遵劄投審一面密飭邵道
如王克明到案投審可從輕了結免其解審美商銷
沮令王克明赴道投審但請免其羈押據邵道稟復
遵辦訊結完案并具此後不敢再有違犯甘結完事
王克明之案既銷美商更感而生畏遂帖然不敢復
持異論頃胡道光埔貝提督錦泉自上海來省晤間
詢悉各國商人均極懾服此後當免曉瀆矣原稟鈔
呈鈞覽

與邵小村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六

七

頃聞外人欲於洋涇濱對岸黃浦江一帶地方以重
價謀買地基千餘畝是否欲於租界外拓開地址爲
安設電綫計與別有詭謀雖未可知然租界佔地不
少豈能再任其展拓請閣下密速諭知上海縣令確
切訪察黃浦江一帶居民是否有買賣地畝之事并
諭該處紳民一體自立禁約均不准將田園房屋地
址出售外人儻敢故違聽其託名轉買一經訪察立
予拏究務於事前著意乃免追悔莫及之虞其從中說合句引之人一
併拘禁嚴懲斷不稍寬以湮其源或可杜奸謀而免
異慮小民趨利若鶩況有重利可圖豈有不從風而

靡之理自非紳民私禁嚴懲不可一切辦法務須與
黎令妥速商行密爲示知總署於此件極爲諄切斷
不能以泛常事件例視幸速圖之

答上海製造局李勉林觀察

來信具悉聶仲芳非弟素識其差赴上海局由王若
農及司道僉稱其人肯說直話弟見其在此尙稱馴
謹故遂委之又近來於造船購礮諸事極意講求機
器一局正可藉以磨勵人才仲芳尙有志西學故意
其入局學習并非以此位置閒人代謀薪水也來書
所陳曾侯舊論弟固無所聞劼剛聰明仁孝與松生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六

八

密而與仲芳疏必自有說惟弟於此亦有不能釋然
於懷者曾文正嘗自笑坦運不佳於諸壻中少所許
可卽粟誠亦不甚得其歡心其所許可者祇劼剛一
人而又頗憂其聰明太露此必有所見而云然然吾
輩待其後昆不敢以此稍形軒輊上年弟在京寓目
觀粟誠苦窘情狀不覺慨然爲謀藥餌之資殯斂衣
棺及還喪鄉里之費亦未嘗有所歧視也劼剛在倫
敦致書言謝卻極拳拳是於骨肉間不敢妄生愛憎
厚薄之念亦概可想茲於仲芳何獨不然日記云云
是劼剛一時失檢未可據爲定評傳曰思其人猶愛

其樹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以此言之閣下之處仲芳亦自有道局員非官僚之比局務非政事之比仲芳能則進之不能則稟撤之其幸而無過也容之不幸而有過則攻之訐之俾有感奮激厲之心以生其歡欣鼓舞激厲震懼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棄爲廢材而閣下有以處仲芳亦有以對曾文正矣弟與文正論交最早彼此推誠許與天下所共知晚歲凶終隙末亦天下所共見然文正逝後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親友無異文正之生存也閣下以爲然耶否耶至於薪水每月五十兩具稟會後銜均非要義弟自有以處之不必以此爲說也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六

九

答郭筠仙侍郎

癸未

族孫幹青來江甯袖尊函見示以寒族士子區區衣食故致煩籌策鄙懷尤抱不安已飭寬同查詢上年南歸時手訂義塾膏火加額與之每歲以三十石河斛穀畀之俾得專心讀書稍有成就爲幸晚近以來時事日非時局亦漸趨汙下如尊論所云士與民全失其職能得所養者數十百分之一二大抵四方一概不獨吾湘爲然宜多設義舉以正其源嚴杜徧徇以塞其流行之既久乃能使士農各有以自養而無

願外之謀趣向漸歸於正習尙不戾乎古而後經正
民興之故可得而言其得位乘時者固當務爲此卽
抱空志無所設施者亦宜以此爲趨向之準的庶人
心正而風俗可望漸返於古初弟自入居湘幕及敷
歷中外蓋嘗兢兢於此二十餘年心迹皆可復接駱
文忠初猶未能盡信一年以後但主書諾行文書不
復檢校其時湖南釐局紛起弟創爲布署未敢引用
一私人舊籍猶存可取視也族本寒素耕讀之外別
無營謀讀者以課徒爲生農者以隸耕爲事無意外
之獲亦無寒餓致斃之人後弟因官相猜忌以駱中
丞參燮燮疏出弟手含沙射之幸無一眚之疑得免
於戾蓋亦素節皜然所致耳子滄美才當可翩翩繼
起惟望閣下時以寬厚宅中韜晦斂抑處世相誥誠
則異時成就未可限量不但左郭之望亦桑梓之光
也

與周苻農閣學

閒居京邸無友朋之樂而多俗緣之擾不若灌園湘
上日與樵子牧兒爲侶可望多活數年願君早作歸
計爲要弟此番於假期內謬荷兩江重任實因朝
命敦勉誼不可卻迂疏之質病廢之軀冒當劇要動

輒得咎如衣敗絮行荆棘中徒增煩懣急求一解脫
法不可得悠悠我思云如之何愁忿之餘輒自哂也
開缺之請旣不蒙 允許而時事紛乘返諸初心又
適有未可避謝者遂仍銷假任事乘驗收水利工程
之便兼察海防籌辦機要舟行送江入海沿途豆麥
青蔥農商樂業黃童白叟夾岸歡迎焚香列案爭獻
酒果過租界時各部於主桅換升中國龍旗據稱以
其國主出巡之禮相待西弁執鞭清道聲礮十三響
其恭謹視上年有加觀者如堵詫爲從來未有之事
此皆仰賴 國家威靈所致鄙人受之彌增慚慙耳

李果仙處弟上牘曾有五十金炭敬之寄託徐小雲
轉交嗣得小雲覆書言果仙見已下獄似可不送弟
不謂然送炭正宜雪裏此次請將存款還送其家爲
是更加五十兩
併送百兩如小雲執意不送卽請由尊處轉交
其家想閣下不嫌瑣瀆耳

答閻丹初大司農

水利一疏昨已繕發海防疏日內亦可脫稿各提鎮
集議協力併規誓以死守西船如闖入長江當不合
其善脫近事可喜者如引近正人蒐訪才俊足繫中
外人心如行之以實則治平之機有望矣惟懲貪獎

廉必先將義利之辨剖晰至精毫無假借而後紀綱正而仕風清法戒昭然纖鱗雖遺吞舟必期無漏也官之薪廉應得者也此外如相沿之陋規或藉以辦公或取以充交際之用尚可謂爲應得之款至因巧取而創立名色因營私而潛通請託則贓款也若亦指爲應得而以陋規寬之是夷跣可同科貪夫多僥免法未立而弊已滋矣又旣往不咎四字本非律文所應有今因嚴飭簠簋特開方便之門又不指出立案時日則貪者今日受贓明日犯案自陳卽可免咎夫亦何貪之不邀寬典乎於是而望人心之正仕路之清能乎否乎猶幸尙未著爲定例可申正義而杜邪慝之萌成平明之理否則江河日下時局恐有未可復按者有道者幸垂察焉鴉片流毒日甚弟上年值樞垣會上疏請加稅釐王大臣均以爲然合肥因事入都亦無異議恭邸請飭其入樞垣會議合肥偕入總署意在引威妥瑪入局并稱威使欲藉此爲回國光寵此後弟在假中一切不復聞問惟知威翻前議故作刁難合肥亦無如之何而總署仍以此事委之合肥冀以事牢籠威妥瑪并請給頭等寶星以示優異弟於陛辭時面陳威妥瑪斷不可用而威

妥瑪旋亦回國此事亦無人議及展轉一年捐款少收數百萬兩而外間見此事旋作旋輟亦且度外置之弟方恥吾謀之不用不敢復有論列前詢之合肥則若由總署主持亦未嘗有所論列也見奉 諭旨責成曾劄剛商辦當可有成此事弟不欲再說因王朗青來此話間并述此尊意屬代索原稿寄閱徧覓得舊刻一本奉上

答李少荃傅相

接端四日惠書敬悉所示法越事中變亦無足怪越官劉永福獲此全捷實足寒法人之膽法人協以謀越增兵集餉亦勢所必至然傾國出師亦難持久再衰三竭則漁人之利也劄剛在法都既久覘其勢不能大舉犯越自非無所見而云然此次雖添派鐵甲及兵船四隻陸軍三千爲報復計果使越軍再接再厲則兇鋒全挫安能越紅江上闕滇粵邊竟乎岑彥卿夙饒膽略此次暗助劉永福已見一斑上年疏請運濟槍礮已睹微效鄙見似須運水雷十餘具儲存廣西并派此間能放水雷者解往聽彥卿酌撥前敵更當得力如彥卿無須用此將來台旆遄臨亦不能不預籌此種利器是勞費終不虛擲耳尊處需調准

軍一接大咨卽當派營填防湘軍如章作堂所部七營尙能得力當以三營交王蓴農帶領隨征亦作堂意也此軍本壯武舊部營哨各員均壯武當時勇夫令其歸蓴農管帶適符其願已函致石泉與其商定俟得覆信卽以奉聞王朗青英銳能戰亦一時之選僅帶兩營自期游刃有餘昨得其來稟擬先回永州挑募舊部比已批准專盼尊處調札以便遵行也至尊軍餉責之兩江萬難籌措然亦不敢不勉今日荷參已與司道言及當據實上陳無義不搜冀蒙 鑒允耳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六

十四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十九日鈞函讀悉查南洋海防緊要所有兵輪船不敷分布於去歲七月間奏明添造快船五艘小火輪船十號卽經分飭閩廠製造快船二號每隻估計約需銀三十餘萬兩礮位另向外洋購辦合與閩廠已造成之開濟快船一號共有三號下餘二號若令閩廠同時并舉恐未能速觀厥成是以飭調上海泰來洋行德國商人四品花翎福克來甯定購軍械之便與之商造快船二號據稱八箇月可以造成每隻估計需銀二十七萬兩所有礮價以及來華一

切使費不在其內宗棠意以爲需時不久價值較閩
廠所議少銀數萬尙爲合宜卽與定立合同飭向德
國船廠定造二號悉如閩廠所造之式將來船成到
滬如其工料不如閩廠堅固甘願退回定銀盤費亦
歸該商賠墊并札委在洋監工之閩廠學生陳兆翹
會同該商監造期工堅料實費不虛糜并於上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附片陳明奉 旨畱中欽此此飭福
克造船之原委也本年三月間該商復又來稟快船
單暗輪應易雙暗輪行駛更速見在各國所造戰艦
均用純鋼此次船身木舫應易檣木爲純鋼且可於
限期之前造成當經宗棠批飭如果更易無損而又
有益應准照辦俾歸善美續於五月二十日又據來
稟已在後挖得船廠開造須於十二月杪方可造成
等語嗣據福建船政局提調呂道耀斗來稟木舫倉
猝易於修補歷久速率不致銳減如易木爲鋼價亦
可減等語又經札飭該商明白查覆此福克改用雙
暗輪更易木舫之情形也本年六月初八日接准李
丹崖星使咨函德國魚雷廠主來函今來商人欲購
魚雷二十尾并射放之雷筒等器稱係金陵飭購之
件該廠不敢私售請示海部海部恐商人轉販於他

國礙難照准嗣後中國如欲需用可由使館立約驗收等語當查徹處於今春飭令德商福克向德廠定購二十具并壓氣機器等件今接丹崖星使來咨該廠稱係金陵購買之物自卽係福克所購之件該國海部既不願由商人經手當卽咨覆查明如果屬實卽請代爲立約驗收以期得用而免虛糜此飭福克定購魚雷之情形也至於閩廠所造快船圖式本係光緒三年日意格購於法國民廠爲同治十一年所造之式昨准李丹崖星使來函請爲改造穹甲艦之新式較爲得力愚意亦以爲然咨請船政大臣查明酌辦但外國船式隨時更新爭勝愈出愈奇本難一定卽如閩廠所造之開濟快船雖云舊式然上年甫經造成下水至今尙未試洋何論隨時仿造新式至小輪船十號見已飭由上海機器局先行試造一號每隻估計需銀十七八萬兩刻已購料集匠興工明春始能造成至向耶松祥生兩洋廠定造水礮臺船四號以備駐防白茅沙之用每隻需銀三萬兩已於四月初三日開工曾於本年三月三十日奏明在案約計八月內卽可告成此又閩滬兩局及向洋廠定造輪船及造水礮臺船之情形也刻下法越之事和

戰未定沿海沿江防務不能不預爲布置所造之船礮軍械尤望早日成功俾得分布各口稍壯聲威法人一聞中國造船購礮遂多方造謠阻撓福克原議八箇月可成茲據電稟本年十二月方可造成保非法人暗中屬託所致宗棠已責其失信催令趕造來華至福克承辦西陲軍火歷有年所毫無貽誤曾經保奏賞戴四品花翎此次監造輪船招中外之忌宗棠亦慮其人過於長厚難免被人欺朦又經札委陳兆翱會同監造諒無訛誤卽使將來船不合用照原約退回并無異說今奉函詢前因具徵指示周詳

莫名欽感惟其中委曲多端不但外國浮言最多卽福建輪船局諸學生之於陳兆翱亦難免無猜忌之意蓋皆以染指爲快也語云近日人心被一利字蝕盡言之慨然此時惟有以不覩不聞之法處之而已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法越交兵一事議論紛紜究以執咎無人莫敢以正義達諸政府實則主戰主款無難一言而決不但泰西諸邦多以法爲不然逆料其與中國不協必致事無結束悔不可追卽法人亦何嘗不慮及衅端一開危險日甚不過勢成騎虎進退兩難姑張虛聲以相

搖撼覘我所以處之者何如別作區處耳默察時局
惟主戰於正義有合而於事勢攸宜卽中外人情亦
無不順請得而極言之越南地勢南濱大海北阻崇
山與中國連接隘口林立實中土藩籬法人所以圖
越南者蓋垂涎滇黔五金并產意在假道於越南以
開礦取利故先取西貢爲屯兵儲糧及器械子藥之
地不僅以奪越疆爲止境也滇黔礦利爲泰西各國
所共爭英人之越緬甸而來意亦在此茲見法人捷
足先登開通海道必將接踵而至法固不敢拒英中
國旣以款爲事亦無詞以謝英此外各國絡繹奔赴

實意中事是越終必亡而我之外藩盡撤廣東邊字
危滇黔之邊腹均形棘手其禍患何可勝言劉永福
本永州一健卒耳舊隸王前藩司德榜部下充當勇
丁撤營後由粵西流入越南而湖南衡永郴桂一帶
向之以懋遷爲業流寓越南者推之爲渠魁以助越
拒法自任號稱中勇迨數挫法人越南谿洞諸蠻慕
其義多薙髮結辮冒稱中勇者故其黨先止二千餘
見增至萬餘人惟槍礮子藥均由戰勝奪獲不由官
給所有一切情形詳具西報法人不之諱也越南賴
此稍延喘息任以提督是劉永福在中國本非亂民

而在越南則義士也王德榜部下多與熟識之人卽
兩江舊日管領小隊參將張國林亦曾與同棚當勇
均知其事惟匹夫之勇勢難敵強邦傾國之銳其敗
衄自在意中惜越南積弱之邦無有爲之聲援策應
者閏六月初中兩旬內已作敗局法人乘勢議取東
京恐越南不能圖存矣論中國援越之策應以海道
爲捷然法之兵輪已從海道駛入其水陸均早布置
反客爲主我軍若接艤而往節節入險慮不得手宗
棠早知其非宜嗣接西報法國總統已下令儻遇中
國兵輪卽開礮轟擊是此策究不可行進兵之路仍

非由廣西雲南邊界不可三月二十五日 上諭法
越交涉一事疊諭令兩廣雲南督撫妥籌備禦法人
前欲與中國會商該使寶海議分界保護及保勝設
關通商各條旋又中變見聞法人攻破越之南定勢
更披猖越南積弱之邦被其蠶食難以圖存該國列
在藩封不能不爲保護且滇越各省壤地相接儻藩
籬一撤後患何可勝言本日已諭令李鴻章前赴廣
東督辦越南事宜此時防務緊要必須厚集兵力進
止足恃方可相機因應江南防軍何營堪備調撥著
左宗棠悉心籌畫迅速奏聞欽此法國與越南交兵

諭旨諄諄不但保邊字小之義炳若日星卽督辦越南事宜兵力宜厚由陸路進兵不取海道亦在

聖謨廣運之中薄海內外欽仰 聖明卽法人亦未

敢一語支吾自彰其慢曾幾何時忽敢虛聲恫喝異
論蠱生其始不過巧相嘗試旋即視爲故常所擬合
同約稿竟敢謂越南非我屬國經少荃傳相理斥始
行刪去各國多不義其所爲無有相與附和者而各
處議論紛紛所以歸咎於南洋者甚峻適駐法二等
參贊劉守麒祥自法都發遞一信及上海邵道轉報
日本總領事面談一稟到署謹卽鈔呈鈞閱亦足見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六

三

法人所爲不義人情不與實已至此許久未得越南
消息不審近日東京尙無他變否劉永福兩敗後尙
能自立否適王前藩司承修水利工竣急請回籍省
墓宗棠因奉有准畱差遣之 諭飭其分批帶解雲
貴前奏飭江南機器局覓解西洋槍礮一批督同滇
省委員就近搭解廣西聽候岑制軍委員提撥并搭
解水雷火箭軍械各件已於七月初一日成行由水
路運往藉省運脚并屬回籍後遣其舊部與劉永福
熟識者徑赴劉永福處探視軍情路途據實稟報以
便區畫一盡南洋職分所當爲者於心稍安耳是否

應行伏乞鈞裁示覆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卷二十六

三



左文襄公書牘節要

